

2401
云岩文史资料选粹

第 六 编



政协贵阳市云岩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云岩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黔12/32

政协贵阳市云岩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郭文卿

云岩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刊黔字第B—0043号登记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工本费：1.00元

目 录

- 清末民初教育家周恭寿先生生平事略 陆显勋 (1)
吴剑平将军生平 周诗若 (7)
张震生同志生平介绍 (15)
黔灵西路史话 张运昌 (19)
贵阳屏山寺遗址 查耀先 (26)
“上元井”与“三官殿”的始末 王伦 (32)
云岩区体育在前进 韩江陵 (46)
贵阳市云岩化工厂三十年的历程概况 李祖明 (57)
回忆贵阳市公安干部训练班 周诗若 (73)
贵阳阿哈水库修建经过概述 恨非 (79)
贵阳解放后的第一个群众音乐团体——
省文化馆“人民歌咏团”忆絮 蓝泽众 (84)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暨各级司法
机关概况 覃雨甘 (89)
三十年代贵州民团组织及其发展概况 彭国桢 (97)
“贵阳社会服务处”面面观 杜松竹 (102)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贵阳模范小学 查继堡 (110)
回忆贵州省立模范小学 蒋仲仁 (114)
贵阳清华中学初期的体育概况 吴伯玉 (119)
贵阳女中的学习生活琐忆 陶祖元 (122)
贵阳市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和就业简况 欧阳霖 (126)

清末民初教育家周恭寿先生生平事略

陆 显 勋

周恭寿先生，字铭久，贵州麻江县人，光绪初年出生。少年时，食祖父余泽于该县羊场。乃父是在乡秀才，极重视文化知识，常严训周努力读书成才，以期求职求业，为民服务，并报效国家。周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故学业出众。当寒窗十载之后，已博通古籍，在都匀府考入秀才，名列前茅。光绪庚子年（1900），周氏父子二人同赴省城贵阳应乡试，同科、同榜皆中举人，成为文魁。

周恭寿以优举获拔擢至省任用，初主讲黔西书院，后改任贵州大学、贵州高等学堂讲师。但自谦不足，欲求深造。适巡抚林绍年为开办新学堂，急需师资，乃选擢俊秀人才赴日留学，周被送入日本宏文学院学师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回国。随即就贵阳兴办官立模范高等小学一所，初等小学九所，周为总堂长。至宣统二年（1910）又兴办官立中学一所，兼任监督。同时当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后，省咨议局改为省立法院，人员无变动，因议长谭西庚回石阡养疴休息，就由周代理议长，并兼任省教育总会会长。当此时，滇军唐继尧以奉令北伐假道贵州为名，率部抵达贵阳，颠覆了贵州军政府，驱逐代都督赵德全，屠杀军政府成员和民军将士，由唐继尧任贵州都

督。刻印信曰：《大中华国贵州都督府印》，照会省立法院。周恭寿以南京政府已定国名为《中华民国》，今唐去一“民”字，违背统一法令，不予接受，经集议退还该照会。唐虽销印另刻，但对周已不满，急欲寻机报复。是年冬，省立法院改选，唐虑周有当选连任可能，即活动议员竭力摈周并指选贵筑姚华代之。当时群情愤激，周与姚皆不附和，使改选陷于僵局。周离开省立法院，专任省教育总会会长，志在办好文化教育，以贡献黔民，然终不能释唐怨。一九一三年春，唐继尧假惺惺地征求周的同意，调周离筑，出任遵义府长，次年改称县长。

周在省遭嫉被摈，并不丧其为桑梓造福的雄心壮志。他说，遵义乃黔北重镇，为黔之首县，愿治好县政报效国家，因而欣然赴任。就任后，秉公执政，制订了各项利国利民的措施：严饬纪纲，革除陋规；扶持工商，兴办学校；调整财经，减轻民负；清粮查税，合理征收；严禁种烟，消除毒害；办好团练，绥靖地方；整顿乡邻，政令通行；修整市容，气象更新；续修府志，奠定乡史（周为修府志，特礼请回籍的清末探花杨次典召集当地知名人士会同续修，完成莫友芝、郑子尹创修的遵义府志）。

周在遵义从政四年，虽未能实现百废俱兴，但在其苦心擘划之下确有不少建树。口碑颂德，迄今犹有传闻。

周虽执政遵义，但对黔南故里的教育事业仍关怀备至。他倡议在黔南都匀创办一所中学，以供黔南十县子弟入学，为桑梓培养人才。经与黔南十县地方人士联系商榷同意后，就在都匀建校，以欧阳朝相（丹寨乌洛人，光绪丁酉科举人，曾任省议会副议长、省视学等职）为都匀中学校长，负责筹

备建校、招生开学，并报省备案。后来周恭寿任教育厅长时，改该校为省立第五中学，继改为省立都匀师范学校。周乃该校创始人。后来学子在校的礼堂正面壁上悬挂周的大相一张，上书：“本校创造者周铭九先生”以纪念之。

1916年，刘显世以讨伐袁世凯，军费浩繁，竭于供应，令周在遵义广开烟禁，进行征税，以辟财源。周则以原奉令禁烟十分严厉，犯禁者受拘禁处罚不少，今一旦开禁，矛盾重重，难于推行政令，更不忍再次毒害人民，故而坚决辞职，陈请以主任秘书龚雪桥（字文柱，都匀人，光绪癸卯科举人）暂代县长职务，周即离职。

1917年，四川省长兼督军戴戡（贵定县人，曾任黔中观察使、黔民政长、巡按使，与周系日本宏文学院同学知友）约周入川，出任川西道尹，府治设在成都，因而时刻随戴左右，协理省政。五月，辫子军张勋攻占北平，拥清帝宣统复辟，授川军军长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即省长），并令其驱戴通电就职。七月，爆发了刘戴战争。戴以众寡悬殊，突出重围，撤离成都。在途中遭刘军截击，乃自戕。周在此战役中被俘，以易名脱身。随后，刘存厚被川黔军合击攻北，由周道刚主川。川局平定后，周当选为四川省参议院议员并兼任四川师范学堂、成都中学讲师。当曹锟贿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黔人中只周恭寿与安顺的黄原操坚决反对。

1926年，周西成主黔时，周恭寿回黔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在其任内实行了新学制，增办学校，改革教学，普及教育。于省会贵阳增办省立大、中院校多所，并设立省民众教育馆、省图书馆。在镇远、黎平、榕江、都匀、兴仁、安顺、毕节、遵义、桐梓、思南、铜仁等地创办省立中学或省

立师范学校各一所。在各县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多所，条件较好的县还创办县立中学一所，并创设县民众教育馆、县图书室。由省至县各大、中、小学统一采用教育部审定编印的新教科书，选任优秀合格教师担任教学。因此，全黔文化教育事业得以蒸蒸日上。至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入黔，接管了黔政，由吴忠信任省主席，改任周为省府委员，参理省政。

1941年，周归住麻江故里，经当时驻县的中央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政治部主任王止步等推荐报准周兼任通校顾问。时值抗战时期，周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经常到通校和当地各校对学生讲话，勉励诸生奋发学习，锻炼身体，为抗日救国效劳，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到来。他还在其书室内张挂其自书的楹联曰：“不因毁誉为乡愿，有责兴亡在匹夫”。年过花甲，尚不失爱国忧民之意志，堪为吾人景仰。1944年，日寇入侵黔南，人心惶惶，周不得已，曾由麻迁渝，暂避敌焰。

观周氏一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能排除恶势，持正不移，勤慎廉洁，汲汲于兴学治政，功绩显著，为时人所称颂。故当时有一评论：吾黔最能与任可澄竞胜者，首推麻江周铭久先生。

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周与王伯群（兴义人，曾任黔中道尹、大夏大学校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任可澄（安顺人、曾任云南贵州省长、教育部长、云贵监察使）、周培艺（字素园，毕节人，曾任西南日报总编、黔枢密院总理、解放后贵州省副省长）、陈廷策（字幼苏，贵阳人，曾任黔东道尹、云南贵州政务厅长、贵州高等检察厅长）、窦

居仁（名觉菴，兴义人，曾任黔军旅长、定番〔今惠水〕行政督察专员、省建设厅长）等八人，号称贵州八俊。

周氏一生倚其政治声望、社会背景和社会风尚，在选贤任能中乐于助人。如推荐都匀龚雪桥任四川省府秘书长，保荐贵阳何玉书任镇宁县长，保荐都匀解幼莹任开阳县县长，保荐贵阳尹斌任贞丰县长，保荐麻江艾玉章任省田粮处科长，继任麻江县长。在周西成主黔时，平越（今福泉）拓泽忠任县长，偶受贿赂，西成大怒，立即派员押解拓游全省各县示众，以警效尤。经押游十余县后，周认为处之过严，惩之过重，无异置之于死地。乃向西成沥陈，获准改为免职，追赃缴公，停止继续押游示众。1941年，周回住麻江四年期中，多有请其介绍进学、求职、求业者，只要其力所能及，求之必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准备行宪，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周向贵州省府主席杨森辞去其省府委员职务后，经原籍麻江推选为国大代表前往南京出席大会。不久即赴沪定居在乃弟周昌泰（字颂久，博士，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寓所。昆仲二人欢度晚景，年八十余，歿于沪市。

周氏平生手著不少，兹录一、二于后，以供参考。

（一）给独山万大章之父的挽联

论大年，自古已稀，桑梓著贤声，天下常怀饥渴苦。

与诸子，交游过半，桂兰留世泽，身后应知矜式多。

周恭寿敬挽

（二）为明翰林贵定邱登之先生循陔园集撰序

明之新添，今贵定也，与吾邑咫尺隔，又入省要道。孩

提时，即闻邱登之先生名。每经其地，遍访循陔园旧址，杳不可得，仰止高山遗憾已久。

黔隶版图最晚，有明一代入翰林者，首推邱先生。其文词详雅，风靡一时，惜平日著作，迭遭兵燹，强半遗失。今贵定创志局搜罗文献，得循陔园遗稿。适余避乱渝州，邮寄索序，受而读之，既感贵定人士抱残守缺，如是之久，又幸先生潜德幽光，终不可消灭也。

窃以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邱先生之仕宦，不可谓显，然流传文字，阐发性理，并以扶翼世道，匡救人心者无微不至。其子弟辈又皆以志节显于世，得知力义方之教也。倘所谓立言不朽焉，即此吉光片语中，明末之政治得失及风俗隆污，大可窥其岩略，是又不仅于立言也。

今虽远隔数百年，手此一篇光焰万丈，犹足以照临后来，是真伟大矣。抑有进者，旷观古今，其功名富贵不知凡许？未尝不炫耀一时，第转瞬间，草木同腐，乃不详其姓氏。惟文字可传者，尚知身后之名，后生小子且得精神之感召，则邱先生为不朽，抑吾黔之光也。爰泚笔而为之序。

麻江后学周恭寿谨序

（三）表都匀龚雪桥墓

余与君幼同笔砚，长共患难。四十年如一日。余性急，君常济之以缓；余性严，君常济之以宽。故少偾事。周恭寿题

吴剑平将军生平

吴达祺 吴达仪 令狐世清 周诗若（执笔）

青少年时代

吴剑平，又名显泰，剑平是他在贵州讲武学堂毕业从军后自改的名字。贵州省绥阳县旺草区茶子台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古历四月九日。祖籍绥阳巷子口人，出身贫寒，父亲吴松林，地少人多，以浇烛维持一家生计。兄弟四人，大哥升高，以教书为生；二哥显成，三哥显华（早亡）；他行四。家乡父老，不论贫富，都亲热地称他吴四爷。他自幼父母双亡，跟随二哥生活，得二哥尽力供给读书，始就读于当地小学堂，他求知欲强，读书用功，无论做什么，总是带着书本，白天在学堂苦读，夜晚又求教于清末秀才叶长清先生。长清先生学识渊博，且能顺应潮流，常纵谈国事。叶先生见他勤学好问，勤奋求知，很为器重，尽其所知授教，后又改为寄予。对其少年抱负，影响不小。

十四五岁时，决心去贵阳投考贵阳师范，家贫无法供给，只得将弟兄二人仅有的一丘田当了半截，得四吊钱作路费。走到绥阳县城，曾求助于一富裕亲戚，不惟未得资助，反受其讽曰：“没得三堆牛屎高，又小又黑，你都考得起学堂？”后得一穷亲戚资助，才得去贵阳投考。经此一讽一助，使他后来的一生中，对为富不仁者恨极，面对贫穷乡

邻和亲友，总爱急人之所急，常予接济。

那次去贵阳，没有考上。回旺草后，在长清先生指导下，又苦读一年，次年再考，终如愿以偿。

投笔从戎 从排长到将军

他于贵阳师范毕业后，立改初衷，投笔从戎，1916年夏，考入由何应钦主办的贵州讲武学堂，受初级军事教育。毕业后在黔军中任排长，逐级升迁。从1918年至1926年冬，已升至黔军步兵第二团、第六团团长，1927年春至1928年夏，升任国民革命军先十六军、后四十三军第七旅旅长。是时，因清党（国民党）涉嫌离职。1929年冬至1935年春，出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参谋长。该师后改为一二一师调上海抗战，1936年春至1938年春任国民革命军一二一师师长，该师在八年抗战中，曾参加上海、武汉、鄂西、桂林等战役，每战都有较好战绩。上海抗战后，升八十六军副军长、授中将衔。1938年春至1940年春，进陆军大学。1940年秋至1941年冬任渝酉师管区司令，1941年冬至1944年春，先任八十二师师长，后任第八军副军长，1944年春至1946年夏任遵义师管区兼司令。时值抗战胜利，部队整编而退役。贵州解放前夕，在谷正伦敦促下出任贵州省第二绥靖司令。住遵义期间，以黔北绥靖司令名义与地下党暗中联络，收容溃兵千余，率部起义，归向人民，保护了历史名城遵义。

同仇敌忾 请缨杀敌

八年抗战期间，贵州部队先后编入抗日作战部队序列，纷纷开赴抗日前线作战。黔中子弟很能吃苦，作战勇敢，

曾立下不少战功。他所在的第八军第八十二师也不例外，1941年冬，由何应钦保荐，他继欧老伯百川任八十二师师长，接任后，将部队请编入第八军何绍周军长建制，第八军于1942年调云南参加远征军序列，在云南怒江边防守，曾使日寇偷渡怒江，进攻云南的企图未能得逞。尤其是在滇缅路上的松山战斗中，第八军所属八十二师，一〇三师，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战绩辉煌。他任一二一师师长时（牟廷芳先任副师长，后接任师长），率部进驻河南之光山、乐山、立煌等县整训。“八·一三”上海战役爆发，一二一师调上海配合一〇三师防守江阴要塞，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两月余参战十多次，打退日寇海、陆军配合进攻。上海撤退后，1938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芷江整训，他升任八十六军副军长，并调陆大特五期受训，据先父在世时曾讲过，调陆大受训实际上是蒋介石对他的疑心。八十六军军长为何知重将军，下辖一二一师，师长牟廷芳；一〇二师师长何绍周将军。全军经过整训，斗志昂扬，杀敌心切，在参加武汉外围之田家镇，松山口战役中，接连打了三次大胜仗，消灭日寇一个联队，缴获武器数百件，得到白崇禧的多次表扬。

竞选立委 人缘胜实力

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于1946年11月15日强行在南京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制定了“宪法”，以实行“宪政”来欺骗人民，并用以换取美国的支持。在“行宪”的幌子下，大搞什么“民选”，从地方参议员至立委、监委，都搞所谓“竞选”，于是，在贵州也演出了一台竞选立委的闹剧。他所在的选区

是遵义，而竞选对手也是遵义人，名刘健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提名（即钦定）的候选人，其实力（后台）不可谓不强，而先父则是一位在野的失意军人，双方实力悬殊，然而竞选结果，有国民党作后台的刘健群反而落败。其实，这并非实力的失败，而是人缘上的失败。先父为人恭谨，体贴下属，关心乡里，知恩相报，在黔北一带尤孚重望。有这样几件轶事，从中可见其为人的一斑：如他少年时第一次由绥阳去贵阳投考贵阳师范落榜后，无路费回乡，与一安顺商人同行，不得已给商人当脚夫，行走一天，脚跛肩肿，好心的商人动了恻隐之心，看他不是下力人，问及原因，他道出真情，那商人不但另雇脚夫，还送给他六块大洋，并勉励他回家努力读书，来年再考。家乡现年七十三岁的朱吉西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他当师长后，驻扎安顺。我是师部特务连的文书上士。他派人找了两个多月，才找到那位接济他的商人的家，可是那位商人已经去世了！但吴四爷仍然送给他的子孙四百块大洋，以作酬谢”。朱老还说：“叶长青先生是他的恩师干父，四爷每年都给他缝衣、买布、寄钱、寄物，还买了二十担田给他养老”。八十高龄的杨隆昌老人回忆说：“我是他家邻居，剑平十来岁时开始读。那年，他家过不起年，他二哥吴显成找到我父亲借得一碗大烟去，卖得一锭银子，才买米、肉回家过年。他当团长后，除用钱连本带利还给我家之外，另又送了两匹布给我家做衣服穿”。何培基、杨林两位老人说：“吴四爷从不厌恶或嫌弃穷人，当官后不摆架子，他每次回乡探亲，总是先请我们茶子台的邻居去他家吃一顿饭，问寒问暖，在一堂谈心叙旧，对于乡邻中的穷人家，总要送点钱或布匹接济他们。

但从不专请那些地方绅士吃饭。若是那些人来看他，碰到就和特来探望他的穷乡亲一桌吃，决不另摆筵席。”几十年过去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天，绥阳县城逢场。这天我们在绥阳县工作的表亲王明璞家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牵着她孙孙对王说：她是由旺草来的，因解放前有一年天干，她家无米下锅，是吴四爷救了她一家。她说：“吴四爷不在了，他家后人也不在绥阳，你是他家表亲，我带孙孙来给你磕个头，报答四爷的恩德。”说着便叫孙孙磕头，还对孙孙进行“知恩要报”的教育。老人家这一行动，当即把王明璞吓得要死，赶紧把门关上，幸而未被他人碰上，否则在那“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非给她招致灾难不可。何、杨二位老人还说：“辛亥革命后，为了促进新文化在家乡学校的传播，丰富学生的知识，他捐赠了一批自然科学（动、植、矿物）印刷标本及文体用具给高小学堂，还给学堂订购了几种关于传播新文化思想的刊物，如《中学生》、《东方杂志》等”。

他还特地给绥阳捐献了七十京担租子（谷子）的田，每年以其收益专作为绥阳子弟在外读大学的留学补助费。如何培基、刘化国、王伴石老人，当年在外读大学时，都得过这项补助。加上别的因素，促进了绥阳的知识青年在外求学的人不断增多。而此项专利他自家的子弟都不准享受，当时，我们的大哥达勤，三哥达志也在外读大学，都从未享受补助。为了发展地方邮政事业，他还把当时在绥阳县城小南街新建的一幢新房借给县邮政局使用，而今这幢房屋仍被绥阳县政府占用着。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整编部队以排除异己，他退役在遵义城外丰乐路（今万里路办事处驻地）办小

型农场，眼见曾参加抗战吃了八年苦的大批黔籍士兵，在“整编”中被裁后，生活无济，便毅然应邀参加“贵州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任理事长，在社会上多方呼吁，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帮助这批被裁军人生产自救。凡此种种，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做官不忘桑梓，赋闲不忘部属，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地方办了一些好事。因此，在黔北一带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凭借这种声望和人缘，加上国民党不得人心，由其钦定的候选人，自然也不得人心。结果，他一举当选为立法委员。

率部起义 走向光明

一九四九年，他从南京立法院返筑赋闲在家，在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敦促下，以贵州绥靖公署挂名“总参议”名义，改任第二绥靖区主任，即黔北绥靖司令，坐镇遵义，其间利用绥靖司令职位与地下党取得联络，收容溃兵千余，率部起义，使历史名城遵义完好地归还人民，具体经过是：1949年11月上旬，遵义专员卢杰和当时驻防遵义的川军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准备对遵义名城实行“三光”政策的罪恶计划。我党地下游击组织“川黔边纵”派出代表潘名辉潜往遵义与贵州省第二绥靖区主任吴剑平、副主任柏辉章联络起义事宜，当面秘密谈判，地下党提出：（1）保卫遵义名城及人民生命财产不被烧、杀、抢；（2）保护遵义的粮仓、弹药库、医药库等不被敌人（四十四军）破坏；（3）保护乌江大桥不被炸毁。对上述三点，吴、柏表示照办。吴、柏二人只提出一条，即要起义名义。潘名辉代表地下组织答应了这一条件，在实施时，因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坚持要炸

掉乌江大桥，陈与吴在会上发生争执，继由张绍奎出面调停，只炸一孔。起义后，吴、柏即赴贵阳开会，与全省其他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一起，在《新黔日报》上通电起义。省人民政府委任他为民政厅副厅长，选为省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央团结委员，他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后，认真在革命实践中改造思想，工作勤勤恳恳，不顾年过半百，深入农村，与农村干部同吃同住，认真调查研究。如解放初期搞粮食征购工作时，他随省工作组参加安顺八区詹家屯乡粮食征购工作历时一月，直接深入乡、村，联系贫下中农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党的征购政策。工作结束回省后，对农民留粮标准及统购率如何定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

昭雪沉冤 含笑九泉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他未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当时，贵州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的大右派贵州“三吴”就有他一个，且株连之深，勿须赘言，巨大的政治打击和精神压力，无情地摧残了他的健康。他住院期间，每当我们作子女的去医院看他时，他都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莫为他的健康伤心。绝口不谈他内心的委屈和痛苦。他身处绝境，还处处为我们着想，怕我们在他身边停留久了受其“影响”，我们每去看他，都催促我们早些离去，我们能体会他老人家是怕我们背上所谓“划不清界线”的罪名，影响我们前途。1962年元月9日，他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七岁，临终前，他只留下两句话：“我一生身无长物。我相信党（共产党），你们也要相信党”。